

短篇小說 第二名



賴誠斌

出生：民國57年生

學歷：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畢

現職：教師

獲獎記錄：

教育部文藝創獎散文第二名 / 台灣省文學獎佳作

八十七年度教育部

文藝創作獎作品集

創作理念

是什麼力量在引導我們向上？可早被錯綜複雜的因素纏繞到模糊難辨，更有可能複雜因素之間加乘即是力量本身。然而我們常歸諸到一個單純的起因：老師課堂的一句話，一部電影，戀人的微笑，或一本書。其實這詳細追究起來，並沒有錯。

因為它都跟保持貞潔並勇往直前有關。

莫忘初衷，即是。

短篇小說

巫夜情釀

一、

她釀下秋酒，等著到他雪深的地方一起喝。她等著。

二、

乃文半夜起來找水喝，結果調了「藍月」(bluemoon)，就怎樣也睡不著，尋思整天無事，要嘛也只有那兩秒光輝，然而當時並無感到任何衝擊，後來整天也不曾想到他。就只因為那兩秒睡不著？

大衛回國多久了？看到那臉才知道思念。大衛他粗眉窄臉，笑起來溪水一樣，只是頭髮留長雜了白，風吹亂了更性感。她從公車窗看到他左右張望過馬路，兩秒後只留下短大衣藍背影。看著夜越來越藍，靜到彷彿聽得到自己衰老的聲音，鑽進脊骨，再從裡層涼到外頭，此時她什麼都鮮明起來了。她和他租賃輔大時，大衛教她調酒，還特別為她調了「蠍子」。用萊姆酒、白蘭地為底色，調上檸檬汁、柳橙汁、萊姆汁；十分天蠍座。柔和甘美的香味中，隱隱透著一絲醇酒味。他說，Scorpion，十月二十四至十一月二十二日之間出生的人的守護神，妳的神。那夜也是一樣藍一樣涼，乃文不敢正眼看他，藉著夜風遠遠聞到他溫潮的體汗，這是她的obsession；他教過的字。一口喝完他的特調，像是為這軀殼注入靈魂，從此開光見性，兩人直見命底。沒錯，願意在孤男寡女的夜喝下這一杯，魔咒必施。

當然事情後來完全不是那一回事。乃文決定自己學巫。每當寂夜來襲，乃文眼望白牆，耳裡聽著大衛房裡傳來辯論、談笑、

英語外文，越覺得滴漏難捱，此處異己難以容身。此後，乃文負傷鑽研施咒酒液，還親嚐百草，以渡過一次次的狂潮來襲。

Strega酒，義大利話叫女巫。義大利那不勒斯港北邊神祕山區，籠罩氤氳山氣有個小村落叫BENEVENTO，當地特產就是女巫。每星期六夜晚，眾人吧肆尋歡時，只有女巫們聚在鎮上河谷沙丘上開會，會後圍在河邊胡桃樹跳舞。除了熬專業的蝙蝠什錦湯，她們還集體熬出MAGICPOTION，專治曠男怨女症，只要喝了它，任何兩個不相干的男女都會生生世世相愛。令人難以置信，但的確每次的魔液皆讓她煥然如新，連胃潰瘍都值得。女巫乃文夜夜夜飲，果真法力沛天，不僅空專過關斬將，如咒所施，連面對大衛時也越來越有力氣，眼睛也敢接觸他的眼神。

自從兩秒大衛事件後，乃文老想起以前的事，連早忘了的事都記起來了。

三、

七十六年，民眾在股市的追加熱絡，象徵臺灣線性進步觀。媽媽樂，大家樂，全民皆樂。二十年前加工廠的螞蟻群從未預期明天的繁榮，只知在日落前盡力賺取全家衣食；就如二十年後新一代的卯力消費，以為天地初出就該是這景象，彩色的，炫目的，組成世界的關係只有好與更好，是已製成品的世界，中間沒有過程，沒有灰色地帶。那時大衛讀輔大，租賃附近，幫忙臺灣消耗累積的財富。她，在附近加工廠上班，和她同事，加上大衛三人分住了一層公寓。剛開始熟識是死黨在大衛那兒生日聚會，酒醉吵死人，總要左右道歉一番，分送黑森林。偶而她也會回饋似敲門喊吃粉圓，兄弟們倚門調笑說要她小心，那小子只能吃綠豆湯，退火用。她硬是記住這笑話，特地在綠豆湯加了黃蓮，逼兄弟們喝。她說，總不能讓你們說我偏心。

兄弟們起了戒心，從此姊姊東姊姊西，不敢造次。而她也真的很照顧大夥們，從幫他們影印筆記到幫大衛擋女朋友。兄弟們萬一犯賤，也不敢黃，只敢從她年紀著手，說重陽節要幫她熱鬧熱鬧。二十五歲，她說，很難過的年紀耶，你們還好意思欺負我。她說廠裡不是不到二十歲的小女孩，就是媽媽桑。像她待那麼久又沒嫁人，大家咬定她有毛病，不是身體玩壞了，就是個性缺失。想想，她說，我又沒做壞事，這樣過生活為什麼也有錯，又不是不想結婚。也有結過婚的男同事愛說風涼話，說噯，我就是太早結婚了，不然怎會放妳在這裡臭酸，可惜了長得好看，個性

又好，有幫夫相，全天下未結婚的男的全瞎了。她問，我真的那麼好？男同事說，騙妳會死。她說，那好，你離婚來娶我。一夥人轟笑起來。她說，本來啊，說話要負責，說說就算誰都會。女的低頭訕訕，年紀大些的罵她口無遮攔，更多人覺得大快人心。經此一席話，兄弟們從此對她肝膽無二，甘作其麾下嘍囉。

她起先在一家家庭式裝飾品工廠做，邊讀夜校。因個性負責易緊張，一有黏歪的非改好不可，不但手忙腳亂，更糟的是耽誤了別人。她不懂把東西做美美的有什麼不對，但被老闆和同事罵怕了，於是能調整和別人同一節奏，和機器同一節奏。等到順手後，她就注意有音樂的存在。老闆在一上工就扭開AM，大家手邊動，嘴邊跟著調頻內容說笑哼唱。她最愛心情點歌的部份，有時剛好不期而遇她很想聽的歌，那一整天人會變得很沉默，大家問怎麼了，她微笑搖搖頭，心想著點歌的人現在不知道在做什麼，在想什麼。有次逮到老闆不在，老闆娘忘了開收音機，她跟老闆娘說要幫忙開音樂，偷偷回房拿了鄭怡的「結束」來放：妳對我說，妳好寂寞，我知道，我明瞭，我問妳，妳到底要什麼。整個上午她都提心吊膽，怕帶子會忽然被換掉。

廠後來改大，增聘三個剛畢業的女孩，後又來了一個領班。剛來的女孩手慢腳慢，搞不清狀況，比她軟弱多了，常紅著眼說要回家。她跟著大家罵女孩，也少不了調笑婚嫁。她想起她剛來時，嘆口氣對女孩們說，罵也是為妳們好。

那領班等於負責管全部工人，四十幾了，整天愛聽地下電台的談話節目，不然就是教人如何賺錢的節目。他其實管工人很有經驗，加寬工人間隔，限制彼此間閒談，固定和增加中間休息時段，遲到早退一律計時扣錢。他人也不壞；在這裡也沒有什麼壞不壞合不合的，只要手腳勤快點，誰也管不著誰，更別管人品好不好了。不過她和他就是不合。過一陣子廠又要改大，她跟著調薪，但一個月後她離職到輔大附近。

她不敢跟人說，她受不了的是，當手頸痠麻時，確定再也沒有不期而遇的歌曲跑出來，那樣地日復一日，沒有驚喜與期待。她恨他霸著音源，以為全世界的喜好都和他一樣。

四、

處女VIRGIN，需要禁果酒FORBIDDENFRUIT調勻。FORBIDDEN

FRUIT，諸神之甘露一人類禁飲。

蠍子成為守護神的那個晚上，大衛醉得很厲害，意識不清楚，乃文是在他房間過夜的。她小心地在室友起床前回到房裡，伏案寫下：

「在你不確定的時候，不要搭我的肩。在你還沒酒醒的時候，不要拉我的手。雖然這是我期待已久的，但不要碰我，疼。」

離開你後，留下一種奇異的憂鬱，好像心裡有個洞，填不滿，沈甸甸的。好久沒有感覺這樣了。好想好想找人談談你，找不到，沒人知道這是怎麼回事，沒有人能理解。

現在我一個人在這裡，心不是很痛，但好像有個東西擱在那兒，化不掉。可惡的是，我知道這一切都會過去，這些都過去，是不是代表什麼事都沒發生，你也不曾來過？」

沒有名字，塞入大衛門縫。

不久，廠裡親密的同事問她進一步打算是什麼，懷孕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綁住大學生。她氣急敗壞解釋真的沒什麼，也不知同事是否真相信，緊接著找室友闢謠；難怪最近室友對她不自然。室友溫馴乖巧，對於乃文說那夜是照顧大衛宿醉，應該要信，然而還是怯生生地問：那，那封信是怎麼回事？乃文擺出不可理喻狀，解釋那是要請大衛改的作文，室友乖巧地點點頭。乃文關起房門時卻像全身被抽光力氣一般癱軟在床上，手腳冰冷，欲哭無淚。連乖巧室友都這樣想，其他人更不用說；還有大衛怎麼想呢？更何況，她沒有辦法一個一個捉來解釋，更何況她也不知道誰知道了些什麼，更何況，讓她最痛苦的一點，他們傳說的，她其實沒有辦法否認。橫豎乃文不知如此愛撫是否有違處女的定義，但她很確定心理貞潔的確給了大衛。

當乃文知道大衛給室友看她的信，感到有人重重地攔她一掌。令人氣塞的是，不知道誰攔了她。她想著，本來就沒說不能給別人看，他也不算不守信，更何況，他們之間也真的是沒有什麼，不能說這是祕密，所以也就沒有所謂的守密可言；除非她認為自己想要真的有些什麼，這她又十分不願意這樣想了。越是這樣，越不知怎麼問清楚。或者也知道，什麼都問個清楚就什麼也都沒了。她想，他也一定是這種心思。她想，其實他好善良的，沈默地忍受著莫名其妙的關係及指責，也不想傷害她，所以他才有些躲著她。越想越覺得最近的每件事都好像和這謠言有關。她不

知道怎麼出門見人，她對拉著她的手安慰她的人感到噁心，她對自己和大衛和室友之間的關係感到噁心，她恨大衛，恨室友，恨那些信，她恨自己，她想吐，想離開有人有言語的地方，她想死。

乃文難過地驚覺，這樣的愛，對大衛或不是愛，或者是凌虐是不公平。

她丟了大部分的東西，包括雜記信件，收拾好行李，想到雪深無人識的地方念書，然而所能做的就只釀了一罈酒，另嫁他人。

多年後，乃文在一個落雨寒夜寫著卡片給在雪深處的大衛，思緒突然飄回他對她施魔法的那個晚上。她於是理解了為何多年來還斷續聯絡著，是她在心裡留了個位置給他。喝下那一杯酒是個許諾，是說，好吧，此刻就將我的身與心交給你，就這麼我們一起走吧，看你領我到哪裡去，哪裡也都好，因為這是個許諾，只有勇氣，沒有對錯。只是這許諾並未讓其他人參與，成了沒人知道的私事，包括大衛；亦未被指名，未被帶到陽光下，也就沒有被眾人強加他們的意思與期望，沒有被解釋到不可辨認，如此，也就沒有所謂的背叛承諾。只是埋在心裡久不提，模糊了，只有印象留下來，變成一種持續性的習慣堅持。彷彿是儀式，悼念著年少華美的奢侈。

五、

大衛退伍後因研究上需要，不想用由上而下的工廠行政方式取得深度訪談對象，又聯絡上她。她熱情地回信，說信繞了幾手收到了，她結婚了，在五股工作，要大衛找她，直說好興奮，可惜敲定的時間她老公要值班。大衛找到她租賃的地方，頂樓加蓋。大衛提了研究的事，她說，喔，等等，我忘了有煮綠豆湯。等她從廚房繞回來，坐定，扯她讀空大的事。大衛看她遲疑，笑著說，不方便沒關係，反正不是我的研究，我向來討厭那個朋友，死了活該。她邊笑邊打散頭髮再綁起，說，不是方不方便的問題，而是很煩。剛入工廠就做過問卷，在你們輔大時更紅，什麼廣告市調，問卷，期末作業，什麼畢業論文，訪談，一大推都找上我，人善被人欺，答應一個，其他人也找上來。大衛笑著說，其實是妳表達能力很好，這很難找，沒辦法，天生麗質難自棄。你別看問一問沒什麼，其實很花時間，她說，有時還用心用感情，尤其是訪談的那種，可是研究一結束，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，什麼都和我無關，真不知道花那時間精神是在做什麼，那種感受很複雜很難說。可是妳

幫助許多研究調查完成，大衛不無驚異地說，那很了不起耶！做廣告，我沒賺到錢，做學問，我沒拿到學位，乃文說，而對勞工們真正的幫助又是什麼，我很懷疑。隨後噗嗤一笑，有啦，我拿到很多紀念筆，旅行盥洗隨身袋，你要不要？

大衛無言，端起退冰了的綠豆湯喝著。她自言自語，要是只有我還好說，現在要再找那麼多廠裡的人談，又花長時間，真的很難說。大衛放下碗微微一笑，那就再說。

六、

調配者的戀人是墨西哥女子，因故去世。為紀念思念女友，他格外費心鑽研墨西哥特產龍舌蘭蒸餾酒，終調配出此傑作。

MARGARITA，一九四八年，有龍舌蘭蒸餾酒、白柑桂酒、檸檬汁。

告別性質，應屬佳作。

七、

乃文邀請大衛旁聽勞資協調。

勞方代表有五人，一個約五十多歲，叫陳爸，顯然是主角。一個三、四十歲，跑裡跑外，和每個人交頭接耳。另一個工傷，話不多，聽說熟勞基法。一個陳爸的老婆，也是老員工，聽說少東小時被她帶過，她幾乎不說話，可是有背書的絕對重要性。另一個就是她，資歷完整的員工，線上出生，取得專科學歷後，待過許多部門，續修空大，大家叫她賴姊，連老員工都這麼叫。等一陣子後，股東董事跟著少東一起進會議室，助理們打開手提電腦，啪啦啪啦發著會議資料。雙方各有一段開場白，然後很快進入爭議點。這個少東是所謂的企業第二代，接手不久，即展開了擴廠，轉投資，頗有全新氣象。因為第一波動作太大，所以第二波動作可能要關部份廠、緊縮員工福利、裁員來因應投資的擴大。大部分廠的阻礙還好，偏偏這個老廠像要他們命一樣，抵死不從。少東其實是滿腹不解地來到協調會，他認為要進步蛻變，就得做必要的犧牲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有什麼地方搞不通？服務於更大的利益之下，必須不斷地做犧牲。資方法律代表站起來發言，強調在法律上他們絕對站得住。勞方說剛實施的福利現在要取消，我們不能接受。股東代表激動地說：你們怎麼那麼不知報恩！當初那福利比業界好多少？都算是多出來的，現在要配合公司政策，回復到以前有什麼不對？你們不要得寸進尺，當初就不要對你們太好。他

不清不楚咕噥著：猴子要桃。陳爸拍桌子說，什麼話，大家努力工作才有的，你當是對我們施恩？我在這三十多年了，我...陳爸有點搖晃，少東從椅子跳起來，隔著長桌叫著，陳叔您別激動，快扶他坐下，快拿藥拿水給他...陳爸坐下舉手示意他沒事，要大家別慌，掌心順勢擦去淚。

少東雙手撐在桌上，垂著頭：怎麼會這樣？少東抬起頭說：在座的有一半都是我的父執輩，還有從小看我長大的。說著眼光瞟向陳爸的老婆：看到大家對立成這樣我很難過，我一直很努力工作要讓大家過得更幸福快樂，這也錯了嗎？我虐待過員工嗎？為了更美好的明天，今天過得苦一點是一定的。

天使之吻ANGEL'SKISS，寡婦之吻WIDOW'SKISSCOCKTAIL最

大差別在於前者多層次的色彩及後者必要的苦汁。

乃文沉穩地說，老闆，我想你搞混了我們。我想這裡沒有人要否定你的辛苦，也沒人不要公司成長。只是為什麼犧牲的是員工既有的福利和裁員？那種幸福美好的明天是你的，不是大家的。我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，為什麼被處罰、被犧牲的是我們？關於福利，也不是多少有無的問題，而是照這樣反反覆覆做事情的方式，今天我們不管有多麼得多，明天都有可能不見。我們爭的不是福利，是保障。對，更沒人在數桃子，工傷瞪著那罵猴子的股東，憎恨地說。接著一陣沈默，少東說：公司的成長就是保障。我這麼辛苦努力，為什麼大家不能試著來理解。陳叔，少東轉向陳爸，別人不了解我一片心也算了，您從年輕和我爸一起走過來的，他不在了，我為了公司更好，您總能體諒我有多苦...說著聲淚俱下，陳爸的老婆也在擦淚，一時間，整個氣氛低沈，彷彿成了懺悔自白大會，沒人知道該說什麼才適當。陳爸的老婆扶著膝蓋站起肥身說，阿欽，看你那麼痛苦，我也難過。我是不懂什麼，會站在這裡，完全是因為知道廠裡姊妹們的需要，因為知道他們背後還有千百個家庭在生活。阿欽，你有才情，我知，不過員工不是東西可以換來換去，賣來賣去，這點我也知。

可憐的少東，滿肚問號。他的邏輯如日昇日必落般清晰，很難想像大家為什麼不懂；尤其是其中還有他一腔熱情。

八、

台中東海，秋晴，光影角落，Pachelbel:CanoninD

乃文姊：

我現在坐在一家幽徑裡的咖啡屋，平房，像日式宿舍，一條磚道引至落地玻璃門窗。路旁栽滿了槭，隨風潮起潮落，讓人不覺側耳，緩步間，只剩岸石被浪拖下的餘音。玻璃精緻地閃著葉隙金光，屋內屋外人影在上面打成一片，推開玻璃門，迎面是藍山、花果茶及THEFOURSEASONS。屋內溫香，人聲輕細，讓我有一種太平遺世的感動，也讓我想到了外面微寒，卻有薄陽；是秋。音樂換成THEPIANO，看著窗外演啞劇般的樹葉舞動，掉下的，被颳起的，抽掉色素的，我忍不住想起妳。要了煙，點起來，寫著信。我知道妳看我現在這德性一定頗作不敢領教狀，嫌貴氣不實。可是我在此時此景，能想到的，真的就只有妳。

一直很少談自己，不知是不是有意，可沒能告訴妳，我年少時用蠟筆把一張白紙塗滿了紅黃橙色，只剩一條泥路彎隱在秋葉後，上面寫著：有一天，我要在這條路的盡頭開一家平房，全白，有落地窗的咖啡店，招牌寫著，煮得不好，請慢用。我把它貼在床前，伴我渡過聯考失眠的夜晚。我在想，我能考上大學或是因為那圖給了一個華美的空氣，讓我洩出現實的困悶換氣。但實在是，除了被期許和課業壓力外，對於為生活打拼和現實社會的冰冷，我實在陌生的很。兩個世界的空氣似乎不盡相同。乃文姊，妳認識我時是個朗朗的讀書人，上一代勞苦形象似乎沒餘下多少，而妳總說我是「你們」，除了隱隱知道的哪裡不對勁，我也頗理所當然的接受。然而，歲月的教育沒有白費，我現在才逐漸了解，為何妳說被研究時那種複雜的感受。我不是「你們」，是「我們」。

我彷彿看見妳從鼻子哼出聲，說這次要在綠豆湯加啞藥，免得我講些聽不懂的話吵死人，說完仍恭敬端出甜湯禮我如師。讓我感動的總是，妳對我僅能文謏謏的表達方式充滿體諒，尊重我已盡心的無能為力，而那專心聆聽的神情不能多見。我記得有一次，妳感慨地說我其實也只會白痴說夢話，甚麼也不懂，可是唯一好處是還有點誠實心地；是啊，妳不知道，光是這一點，我就能學到記憶不再，明日白髮。

很感激上次你給我機會看到「真實世界」的勞資協商，我很感動，也給我往前走的一些動力。實在是，看著你從以前一路走來，至今擺對位置的風華，這種不斷成長的軌跡不但讓人感動，也讓我從中學到許多。聽說妳離婚了，和捲入工運有關

係嗎？也奇怪，雖然不時會想，不知妳過得好不好，希望像妳這樣的人，不要遭遇太艱難的命運而讓歲月現實磨去了妳年輕的勇氣和堅持。但一想到妳，心中似乎不像擔心感慨，反是一種平穩的感動。情摯如妳，不管遇到什麼環境，因著自己因著別人，應是生命盈溢且喜。我的確從妳身上得到許多，身為朋友，也希望我對妳能有同樣的功用及意義。我在想，這樣的生命感染力將會怎樣如漣漪地擴大，再擴大。

音樂換成CanoninD，我的最愛。現在放的是TheBaroqueChamberOrchestra版。在讀書時期，我曾在失眠的長夜裡，一直REPEAT這首，躲在被裡讓淚一直流。其實心中並沒有真的那麼難過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所以也不知道怎麼對人說。現在聽著音樂，想到妳年輕時也為自己的音樂奮鬥過。我們啊我們！雖然不同路，但切莫遺忘敢作夢的勇氣，且以此熱情構築出各自的生活。望著窗外樹影夕照，行人匆匆，兩者轉眼各自老去。想著又該畫張圖貼在床頭，內容題裁不拘，歡迎消耗。

在這出國前夕，思緒紛擾卻想到不多，只有這樣寫信了。

九、

現在，乃文預計精力即將在天色大白前耗盡，如吸血鬼從黑夜黑暗進入棺木黑暗。調上GLOOMLIFTER，去除憂鬱液，需要很多的糖，包括要加上覆盆子糖漿，還要搖上冰，配上高腳杯即可暫時解憂。所有記憶以往，大約也可以如此治癒。然而若要求再多，就非女巫乃文能力所及。

在大衛房裡的那晚，乃文像是極清醒可又睡得極熟，所以也無從知道大衛是否曾清醒過。夜風越過蠟染簾布而來，一路捎帶大衛身上的橘苦汁及琴酒味，像是夢中遙遠的呼喚。她的手似乎被人握著，那人指掌纖細，有如女子；真實，溫柔，堅定，治療著她的憂鬱，永生永世。因為那裡只有私語，沒有諾言的遞送與背離，因而「永遠」可能成真，真心不被遺棄。

乃文在多年前釀了酒，為了什麼，已模糊不可考，久了，甚至遺忘了那酒，然而卻因此讓它有足夠的時間變成佳釀，遠甚於雜調的雞尾酒。其魔咒：唯愛而已。此咒有所限制：你永遠不知道它的流向為何。

夜幕低垂時，寂寞就會化為自由。